

請寄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女性編輯部為荷

京報副刊

第三八四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報費：本報每份銅子廿枚，外埠連郵八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相：你快回來！你的情感自有安慰處。熱水。

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 為甚還不解散？

豐明

日本政府將庚子賠款移辦中日文化事業的用意何在，中國委員在總會裏開過什麼醜態，且暫且不講，我只要問一聲，此項中日之間還辦什麼文化事業，中國委員會為甚還不自行解散，或由教部撤消？中國委員如不願，教部如不敢自動地解散，我們國民要求他立即解散。

日本謀害中國的意思一天一天的顯出來，到了南滿進兵，幫助張作霖打郭松齡，李景林守天津之後，這已是十分顯明，再也隱瞞不過去了。中國人心如尚未死絕，有組織與犧牲的排日運動當然與民國十五年同時興起。這運動中自然有好些不同的辦法，我所覺得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國國民對於日本之信託與親近，對於日本對華一切行動加以懷疑與反抗，因為日本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是根本上不會要中國好的。日本借了他的黃色面皮以及借用的漢字，對中國人盛稱「同文同種」，鼓吹什麼中日親善，中日共存共榮，有好些人都上了他的當；其實這全是靠不住的。我們只問他聲証據來。這只是陰謀復辟，幫助張作霖李景林，進兵南滿，派日警在奉天站崗，此外還有什麼！我們現在要正告中國國民，千萬不要相信日本。他對於中國是幸災樂禍的，他所提倡所贊許的事一定於中國有害，我們不但不當相信，還要加以反對。我們也可以對日本老實地說，「此刻現在，敵國與貴國決不能共存共榮。」我並不說中國與日本應當併個你死我活，只是說在現今政治狀態之下中日是決不能和協，無寧是應當立於反抗地位，因為兩國的利害是相反的：日本是真正帝國主義的帝國。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在廣播不信託日本的種子，使大多數人民的心裏都長出根深蒂固的排日思想，養成反抗日本以及一切內外進壓的力量。日本國內自然也有賢明的人，竭力在謀政治與經濟的改造，這些原是我們的友人，我們願意與他握手，但我們如無這種覺悟與勇

氣，直接反抗相迫的敵國，間接扶助那樣的改革勢力，我們也沒有握手的資格。中日共存共榮，是可以，也應當的，但現在還談不到。為真的中日共存共榮起見，我們不可不從事於堅韌持久的排日運動。
照上邊所說，中日文化事業當然無繼續進行之必要，即使不正式解散，在現在這種空氣裏，我相信決不能有若何成功。我希望中國委員諸君或教部當局能夠自動地解散，較為直接爽快，不必等我們的要求。
然而前日聽說委員們正在興高彩烈地開會於教育部西花廳哩！你有什麼法子？

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為甚還不解散？

豐明

馬爾丁萃衆的行爲一書的介紹與批評

容樂祖

秋歌（譯 Verlaine 詩）

唐努

鄉旅夜話（三）

黎錫明

李的喜劇（六）

蔡影

「第二學」我的批評

楊小翁

馬爾丁羣衆的行為一書的介紹與批評

容肇祖

(H. D. Martin: The Behavior of Crowds, a Psychological Study. 共 IV+312頁, 1921年首版, 紐約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 發行。)

現在我國的民衆運動漸多了, 好的壞的都發見了。壞的是暴民運動, 是沒人贊成的, 沒有人不認的。這種暴民運動的材料恰好給馬爾丁羣衆的行為一書添一個實証。因此我很願意把這書介紹出來。

馬爾丁這書的內容, 共分十章, 目次如下:

- 一, 羣衆與現在的社會問題。
- 二, 羣衆怎樣構成。
- 三, 羣衆與無意識。
- 四, 羣衆心理上的自我主義。
- 五, 羣衆是仇恨的動物。
- 六, 羣衆心理上的絕對主義。
- 七, 革命羣衆的心理。
- 八, 革命的結果——新羣衆專制代傳專制。
- 九, 自由權與羣衆統治的政府。
- 十, 教育可以救濟羣衆的思想。
- 一, 羣衆和現在的社會問題。向來解釋社

會的行爲, 以爲是與個人的行爲不同, 以爲個人的行爲是與社會的行爲相對立的。其實社會是由於集合個人而構成的, 把社會的行爲, 抽去個人的分子, 個人的行爲, 抽去社會的原素, 則社會與個人祇成爲空洞抽象的名詞。故個人的行爲與社會的行爲, 都是一種心理的現象, 不能嚴格分別的。羣衆的行爲, 是社會行爲中一種特殊的現象, 向來心理學家沒有爲之分別, 如 Herbert Spencer, Sumner, Ward 等亦都沒有把羣衆的特殊行爲和其他社會活動的形式(如家庭等)分開。他們以爲社會的行爲是經過理性和利益的考慮做成的。W. Mc Dougall 始拋棄這種見解, 用本能去解釋社會的行爲, 以爲是由於好鬥, 自重或自卑的本能, 與色慾及其他本能做出。他以為各種本能都帶有一相伴的情感, 而後成爲意義 (Sentiment)。這種學說, 好像本能在一切狀況之下都是同一樣活動的。祇有 Le Bon 才把羣衆和其他的社會活動分開, 以爲羣衆是一個問題, 出乎普通的社會心理學之外。他這樣把羣衆心理提出, 作爲特殊心理學的研究, 很是他自己的特色, 然而他對於這問題的解決仍有不妥當的地方, 有些結論很是謬誤的。自從弗洛德 (Freud) 和一羣心理分析學者闡明無意識 (Unconscious) 之後, 各派的心理學家, 都用

作參考。嚴格說來, 精神分析學是一種治療的方法。這於我們精神病理學的知識大有所裨益, 而其根據, 於普通心理學, 尤我是社會心理學爲不可少的。弗洛德自己亦曾著有團體與命令 (Totem and Taboo) 一書, 研究原始的羣衆的習慣和觀念, 已開應用分析的社會心理學於社會心理學的先河。馬爾丁因此以爲應用分析的方法, 更爲進一步的研究, 對於羣衆行爲的原因和意義, 必有更新的發現。

二, 羣衆怎樣構成。Le Bon 解釋羣衆的行爲, 以爲大部分是出於無意識的, 這是不錯; 但是他仍不免於當時一般心理學家的見解, 以爲無意識是出於暗小及模倣。他把無意識看同一種神秘的「共同的人」(Common humanity), 稱爲「集合的心理」(Collective mind)。他以為集合的心理, 是和個人的態度及個性的關係很少的。其實所謂集合的心理, 在確切的心理學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採用情感的學說去解釋, 把羣衆看作情感的及口口情感的動物, 則又不妥當。情感, 本能, 衝動, 是一切人生的動力。羣衆不祇是放縱感情, 亦有時禁制感情的。懼怕在打仗中是沒有的, 憐憫在懲罰中是沒有的。羣衆對於美術, 音樂及詩詞的價值是不覺得的。從前的人看別人亦以爲是由於過量的感情。他發怒時, 自然是狂

「快絕一世の豫樹録將軍」

劉復

川島

婦女問題叢書

婦女問題十講

猛進

時事短評

(一) 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一死?

盧生

白軍 章錫誥譯

中國現時革命的解剖
國家的情勢
出版日期：一月十四日（星期四）
發行處：北京銀四十九號

林德懿
謝循初

論

七期，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學的。現在知道不祇是感情，是全個精神的作用。精神分析學家以為是統制的觀念的機械性 (mechanism) 及其對於衝動的關係，這衝動是在無意識中活動的。The Bon 說羣衆不祇是人民的集合是心理的狀況 (a state of mind) 這是對的。羣衆必起有特殊的心理變化。但是這種變化，顯不祇是情感的發洩，亦不是由於模仿及暗示而成集合的心理。馬爾丁的意見，以爲羣衆心理，是一種現象，與與觀察，幻覺及其他機械的自動行為的各種形式對歸一類。羣衆的「統制」的觀念 (Controlling) 不是反省的結果，亦不是暗示的結果，很有類於心理分析學家所說的「念結」 (Complex) 一樣。羣衆的自我，類似於強迫的精神病 (Compulsion neurosis)。羅遜利 (Sigmund Freud) 在「狂症」 (Paranoic episode) 很多。羣衆的觀念是固定的，又常常是符號的，和壓抑在無意識中的一些東西相關。精神病者是由一種念結，自成了一個深固固拒的系統，一個本身自足的世界。由無意識的志願，自己構成一種的虛說，以代真正經驗的事實。羣衆的現象，許多和這類精神病相似的。羣衆是一種信仰的動物。各種羣衆都有他們的幻想，夢想，夢想。許多所說家，宣傳員等，就是利用着

去虛構一些空洞的名詞，如「正義」，「權利」，「自由」，「和平」，「光榮」，「命運」等抽象名詞，或「親愛的同胞」，「公衆的幸福」，「公共的人道」等普通名詞，以引起個人人格上的聯想。羣衆最初的自我，是真正要求得社會一部分人的同意及供給，而後能達其志願。由於直接的社會環境，引入於同一的方向，共作無意識的願望。相同的無意識的衝動，引動羣衆中的各員。這都是他們所默許的

。行爲及意氣，不是被否認，覺爲是消德意志上，社會幸福上，國家光榮上等所需要。故羣衆是我們覺着我們自己在一種虛偽的觀念的系統之中而動作，這觀念是不加審別而承認的。換言之，羣衆就是我們放縱自己於一種時代的熱狂之中，一切共同狂妄的做去之方法。當街的羣衆或暴民都有這種心理的原則。利害的暴民的發動，很少不是由於團體的集會，演說及宣傳而出的。
(未完)

秋歌

法Verlaine作 唐劣譯



Verlaine 肖像

秋天的
威阿郎 (Violon) 的
曼長鳴咽
有種單調的

愴愴氣息
傷我的心。

十分抽噎
而且蒼白，
當鐘響時，
我想起
昔日
而我哭泣。

我任從
惡風去
颯我
到這裏，那裏，
有如
落葉。

鄉旅夜話(三)

黎錦明

火盆突然將煙灰着燃了，張四嫂望了一眼，笑着說，「你總說得這樣尖，歸究起來客們那個不是這樣？那個巴不得男人在屋裏的日子多？就只看你，在外頭打流，把自家的堂客寄在別人屋裡！……」她說時望了陳四爺一眼，又將聲音放大道：「你沒有見我屋對門的唐三爺堂客們，男人出外當兵十三年，前年在班竹塊帶起一支糧子(兵)放身，口口聲聲說：『堂客不要啦！把信息一傳，你說怎樣開消？一不念！二不慈！就只香起一隊子滿院奔，投那個，投這個，……』」張四嫂聽了，滴淚的說：「呀……我的天哪……我為你……守了一十三年空房哪……你看……」陳四爺聽了，身子一仰，手拍着腿，哈哈大笑起來。

「那有這樣的古怪事，」微笑的陳四爺臉一沉低聲道，「凡屬寡孀子都是油煎出來的，信得嗎！」

「的確！」張四嫂正在嘻嘻哈哈的亂笑，忽然一沉道：「的確確確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要是做假，那林席子爲什麼獨得那一出奇？上面是牙巴咬的印，中間一畫一畫的抓得和老椰子一樣，難道還是把椰子壓碎的？」

大光無語的，跌在陳四爺那紫黑色的臉龐

發光的臉，低壓的濃眉，都似乎在那裡微微的顫動，張四嫂的笑容寂滅了，滿臉含了深沉的意思，呆三已經仰在板凳上發出巨響的軒呼，小毛好像醒轉了，一個翻身發出幾句夢語來。

「要這樣一形容，」陳四爺將話接上道，「譚家裡大姑娘就正是這潑皮樣子！」

「你就把她當作寡孀子嗎！」張四嫂真備似的說。

「柔然像個活寡孀子！」陳四爺着重說，兩肩聳了一聳，正襟危坐起來，「一說話，眉眼簡直的發得嚇煞人；問你要什麼東西，屁股幾扭幾扭就跳起來擰你的腰；一不理會她囉，就把臉一豎，口口聲聲說，我今晚要變個狐狸精來送你的命哪！我以為，這班細人講的話，作得什麼算？喝，那曉得，她業然——其實在在，絲毫不差的——深更半夜，做神做鬼的摸到我房裏來！……」

「你真真正做得出呀！」張四嫂聲音發顫的插口道。

「陳四爺竟有這樣大膽——」陳四爺的話漸漸的弱弱起來，「她的膽不獨大，又來得因！就講老實話，要偷人也不是這樣偷的！你起先要慢慢細細的來，一步一步的先看乾爺的是什麼臉子，起心不起心，說話裏面要下意？放秀氣些，放柔和些，才會把乾爺的心眼子鬥得

透，眉目要投意呢？就不說開開小姐一樣，儘管低着頭做個不理，頭一層你檢來檢去檢得不得法，有意會變成無意，只有叫人肉麻的當兒；要什麼東西，就打個響吧，起先，親親熱熱喊一聲乾爺呀！固屬不能跟做女的一般樣——左又是搥背呀，右又是抓搔呀來那班把戲；然而，你總要把個做乾女子的模樣做出來啦！好，這一來，無心只怕有心人，乾爺子動了心，不說喚你做女，就眯個良心把你帶到街上城裏去住一晌，到省裏漢口去走一趟也是便宜事。那料得到這，把你擄來擄去，俱不得一口吞下你才好，連乾爺子的心還在冷冰冰的窩眼裡，啊呀，就做神做鬼，深更半夜摸到別個房裏來，哇——」他說到這裏，臉又一轉，做個不屑的樣子一把頓住。

「你像人不像人，的確就連不起心……？」張四嫂又聲音發顫的插口說。

「四嫂，你憑良心講，我在人世也經驗足了，」陳四爺却又變爲很安閒的神氣說，「客們的心看得足，摸得到，却才看見這這古哩古怪的姑娘。就好比有一回，想起來，不平淡的，我也不會留什麼意，其實說出來也新鮮：正是七月十四日晚邊罷，她屋裏接老客，譚七娘子要我在廚房幫了那一天忙；二姑娘剛在堂屋裡燒香點燭做細事；她咧，精氣些，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洪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婦女問題叢書
 新住道德討論集
 章錫琛編
 陳大齊先生與章錫琛周建人二先生關於住道德

新女性創刊號出版了
 定價每份一角五分
 郵費在內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
 零售每份一角五分

期八
本局新編加增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上海寶山路 新女性社發行
三德里A十九
北京寄售處 東城聚 北新書局
花樹同

在民間、
兩部性知識的書籍
南洋通信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鳳子(三五三)
鳳子(五九)
鳳子(六七)
局處 北京總代售
北新書局

五

五

就在廚房裡檢點零星，倒也聽我的話，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這一到燒邊去洗菜，却回回要我去後！我進廚房裡也調弄不來，那裏會調弄這些呀！那晚，這忽然洗菜洗菜一直洗到把飯越了鍋這莫打轉——我想，這也奇怪呀，就七手八脚跑到燒邊去看，怕莫又是和齊矮子一樣，丟到裏裏水眼裡死了？好，一走到門邊，她一手拿把葱，一手拿把芹菜，水瀉瀉的，笑嘻嘻的對我走來，眉來眼去的說：「乾爺，乾爺，同我察察胸脯上的泥巴印子吧！訂生一雙孔洞怪難過的！」我聽了這話，以為真的是上了泥巴，就伸手替她去擦；左擦右擦，那曉得這泥巴越擦越出鬼，隨著眼，死不死活不活的，一把揪住我要擦個不散場！」

「到底在那地方擦呀？」張四嫂的聲音

「真難兩邊一點。」

「左邊哩還是右邊哩？」張四嫂抖着聲音又問。

「兩邊都有。」

「未必！總只弄得一塊。……那有滿處都是。」

「不止一塊；乳頭上的多。」

「未必！你指把我看，在那裏？」

於是，陳四嫂從黑臉裏伸出右手來，在張

四嫂的胸上按了一下。她不禁沈沈的吸了一口氣。在這當兒，火爐因雜灰的接引，一堆柴屑忽的一把吐出光燄來。陳四嫂把手收回，緊張的空氣，又由光明一把震散了。

「後來的事呢？」張四嫂的容色雖則莊嚴，然而變了，好像受了一回驚怖之後似的，她接着問，把縮緊的聲音放鬆。

「那天晚上嗎？說來話長呢——」陳四嫂的語聲更覺幽細，流暢了，「我剛睡醒了，在朦朧朦朧中間閃着。我那房間是靠着西屋埭的一帶竹山，山坎裏有泉水，晚心安靜了，沒得一點風，就只聽見鈴鈴郎郎給郎郎的水流着的聲音。我的心由這聲音一引，和彈棉花散子一樣，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到把神一提時，我不覺就對窗子翻了一個身；一線月光同扯四子的一樣撒進眼裡來。我記得古人有句詩，說是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哎呀，在那一會，我的心真是清平如海，除開心裏有點影子想起屋裏外，什麼也不覺得了。這真彷彿是死了，一不曉得我到底是什麼東西，身子呀，手呀，腳呀，化得乾乾淨淨一樣的，就只留下自己一點悠悠的魂。一會，忽然間，聽見門外邊山對面坪裏傳進一道輕輕的腳步聲音，窸窣窸窣的探得葉子發响；我就想：鬼來了？我又怕！像神仙

臨凡？這聲音却又是摸摸索索的；末了，我以為是賊摸子來了？仔細一聽，也不像，那步去又輕軟又秀氣，一點不像男子漢那般粗枝大葉的。及到這聲音一移到窗邊來，我就把眼一敲看去，果真！那窗紙上映的正是一個女人家的樣子！第一，腦頂上蓬蓬的，一轉時就看見那扁扁的片子，第二，耳朵底下吊起兩粒環子，輕輕的在那裏搖搖擺擺，第三，肩膀是側的，圓的，不是男子漢那樣路起，好，我就心裏冬冬的敲起來了，一不是喜二不是怕三也沒想起自己的堂客是住在這裏；換口氣一想：難說這不是狐狸精作祟？嘿，老實話，我們走過江湖的就是爲的這事，巴不得進不來。把主意一打清，我又翻了一個身，輕輕咳了一下。這一咳，接着那影子伸上一隻手，就在窗紙下輕輕的抓了幾抓。於是我就秀氣的問一聲：你是那個？那影子也輕輕咳了一咳說：是我。我又問：你到底是那個呢？他又說：我就是我。我聽了這話，有點耐不起性子了，就問：你是狐仙嗎？這細細的說了幾笑說：不錯，來請你的。這一來，我心裏就有點明白了，又同他打趣的說：你又爲什麼麼要尋我呢？我的堂客就在這裏呢。他又細聲說：我就是要尋上你，害得你的堂客守寡咧。我一想，他如果真是狐狸，聲音就不會這樣鬆鬆泛泛帶笑意的，這一定是

圍把戲的。所以我還要鬥他一下子看看，就說：「喂呀，你來尋我，其知我一則不怕鬼二則不敬神的江湖客何？要是我把你吃住了咧？你不會虧本嗎？這一問，他問住了，倒是又接着說：「如果你吃得我住，我就賠你起魂脫壳，一塊兒去做神仙吧。我又倒問他說：這什麼話呢！你的魂先脫壳，如何由你來擺佈呢？他又說：我的魂一脫壳，就由鬼變靈，靈的本事就趕費科苦了。我想起這話不覺又好笑，就說：你真是「雙二頭頭」！人變了鬼就不值半文錢了，還說變靈嗎，而我又何敢下這樣的毒手呢？她說：只要你有限，你就試試吧！世界上的本事那真是口講的哩？我說，試嗎？我要先看看再說，如果你就只像個半湯醋，不忠不賢的，倒弄得我難為情呢。他馬上就答應了，說：既然像個半湯醋，還有臉來尋人嗎？我說：果真？她這答說：果真！只恐怕把門一開，你的魂就要出竅呢！……好，這就把戲玩到這裏，我就抓起心，拖起鞋子走上去——把——門——一

「開！」他弄到這裏，聲音一把停下來。張四嫂聽到這聲，不禁叫了一大口氣，馬上就問：「然則到底那是那個呢？」

「次，倒！」這一來，四嫂却變成賴賬的聲說：「這究竟還是自己的堂客！」

「誰你娘的鬼！」張四嫂罵了一聲道，賭氣一把站起，好像一團熱火一把冷得冰消似的，於是這在小毛的身上一停，抱起着，氣忿忿的回到了的彩室裡，把門關起來。

聖的喜劇 (六)

第三幕

——大鬍子的家裡——禮堂的正面掛着「良緣天定」四字。

兩個禮拜後的一天——吉辰。

——大鬍子正在打扮他的兩個孩子

——一個八歲的姑娘，一個十歲的

少爺，——他們的姊姊（十四歲的

姑娘）正坐在一邊椅子上掩面啼泣。

鬍子（着急地樣子，）你這麼大姑娘一點甚麼都不懂！——看，還不如小孩子！你來幫一

幫我的忙啊！（他正被那小姑娘攔得沒法，）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不要抓我的鬍子，小爺！）

鬍子，我打！（掙開了手，氣憤憤地走到裏邊看寶鏡了一番。）叫你玉芝姐姐你幫上髮花吧！——呀！弄了我一身汗！志強自己還不會穿衣服嗎？

志 我穿甚麼換？——我不穿這些灰白布的！

志 你要穿甚麼樣的？

志 （我穿那件蛋青花絲葛的。）

志 （爹爹，我要穿爹爹給新娘做的大紅皮襖！）

志 胡話，胡話！你們還穿着孝咧！

志 （我們穿孝幹甚麼？）

志 ……我們不穿了！

志 不行，你們不穿孝你們的娘……。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志 ……娘啊！（哭泣起來。）

現 第三卷 (小說) (歌)

出了象牙之塔

國...版之...現已改...
...大...加...版...
...本...日...
...主...
...記...
...者...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郵費二分訂閱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經售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思想的發達，連中國歷來對於婦女的思想及近
年來解放之情形，尤為詳盡。末附索引，極便
檢閱。全書用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一元。

期五
碎話
釋勒路傳 Friedrich Schiller
兩樣的心

楊魯健
田內迅
谷長

起他們哭，就勾得我難受了！我不是忙要，
實是因爲你們的緣故。你每天上學去沒有人
照顧你弟弟妹妹們；並且你娘過來之後，也
可以給你做衣服，養點心……你不是省得
受累了嗎？——你還不明白，玉芝！

芝 娶過來我不叫她……
——你不教噴幹甚麼？——那爲甚不呢？她一
定伺候你。

芝 我不「叫」她媽媽！……她才十六！

志 爹爹又給娶個姐姐來！好啊！

歸 (氣極，)甚麼？——記住！從此不許你
們亂說！

芝 爹爹，爲甚麼她才十六歲呢？

歸 你們小孩子甚麼都不懂！長大了就知道
了！

志 爹爹，我們不要媽——你給我們娶媽幹甚
麼？

歸 幹甚麼？——給你們做衣服做飯！

志 我先要給我做一身童子軍的制服！

歸 給我做一身大紅氈——(看嘴姊姊仍默坐
在那裡，)也給大姊做一身，不然大姊就哭
了！

歸 (聽得沒法，)都行，都行，就是你們從
此不要磨人。大姐幫着打點打點他們吧，好
姑娘！過後爹爹一定出城給你做一件衣服幾

的皮袍。小茹不要聽你姐姐呀，不聽說，回
頭你新娘帶來好玩兒不給你玩！……你
們且到後邊屋裏去，有客來了……！

——玉芝跟着志強，小茹走進去。
——四位賀客走上。

張 呀，大爺子，好醜！

王 道喜，道喜，道喜！

李 老朋友，不叫我們吃醋，拿甚麼酒來？

歸 當不起，當不起！

趙 老霍太缺德，我從前年托他替我幫忙，他
簡直不理我。不想他竟給歸子辦成了。你
們倆多叨叨搭上的？他落了你好處？

歸 你又開玩笑來了！

張 歸翁，聽說尊夫人「年方二八」——？開
下的武術是練着了！

李 兄弟今天要暢飲一氣！

趙 老趙今天酒後要失禮，還請大哥原諒！

王 我們應當先參觀參觀洞房，回頭好設計埋
伏，大鬧新房。

乘 好，好！我們要痛鬧一氣！

(四人下，又數人上。)

崔 我們來的不晚嗎？——我怕我們來早了打
擾你練功夫！

買 大爺子，我這是第三次給你來道喜的呀！
——真是「老而不死是爲賊」！你的醜福不

是在你的歸子嗎？

乘 是的，歸子是「一奇」！要好好保存，不
要叫新夫人給揪下來！

歸 好，今天我沒有酒給你喝！哈，哈哈！
謝謝！謝謝諸位！

崔 甚麼時候新人入堂？我真是怕我這個唱禮
的來晚了！

歸 不晚，不晚！準時候還沒定，得等老霍的
信——大概他也快來了。——德祿！吩咐
他們外邊軍樂奏打起來，不要叫他們同着
呀！

買 裏邊成了幾夥局？——給我加進去，不要
叫我門着呀！

歸 你們裏邊湊一湊好了。有的是牌：麻將，
撲克，紙牌……。

買 裏邊有人，待我看看他們去，不要有人鑽
進床底下。(數同下。)

崔 這件事真順利得很，「良緣天定」，「良
緣天定」！

歸 巧得很，巧得很！

崔 共總花費多少錢？——幾百？

歸 少得很，用在那邊只五十塊錢！

崔 那家主人還要錢嗎？——我說的是買東西
辦事等用的錢——。

歸 哦，哦！人家並不要錢！五十塊錢是買給

那邊聽差車夫的。

——外邊嚷：督老爺到。

——督老爺地走進。小許兒跟在後邊。

——哎呀，我的督老爺，可等得我心煩！

——耐一耐吧！——人家那裏直哭，我勸了好

半天。

——給老爺道喜！（請安。）

——不敢，不敢！

——這是要給賞的。

——當然，當然！——房先生（嚷着說）請付督

老爺請府車夫賞錢——四元！

八元吧！

——八塊，謝謝！（下。）

——老翟，喜車甚麼時候到門？

——就到。有甚麼要預備的趕快辦！

——禮堂的東西已經差不多，——用不用

紅燭？

——要紅燭有甚麼用處？

——要，要：取的是吉利！紅燭我已經預備好

了，德祿，不要忘記了點炮仗！

——甚麼時候點放？

——甚麼時候新人下車走進門來就動手，爲的

驅除穢氣，怎麼軍樂還不奏？

——告訴他們

不要打牌了！

——志強入。

——志強，小姑聽說爹爹要放炮，她嚇哭了。

——領她到旁處玩去！

章錫琛啟事

錫琛對於婦女雜誌事務早經辭去

自民國十五年年起與商務印書館完全

大爺子太頑固，不然，穿上大禮服，袖上

長才他們誇這誇那，說，我的福氣全在

它上面了，却說得有一點意思。（很愛惜

的。）

——你留了五五年了？

——已經二十有五載了！它爲物雖小，却已

數年變故了！這還是爲我第一位夫人教，我已

運氣一天比一天好！這分發爲我大小，從此我的

有民國這些騷亂，經過戊戌政變，拳匪，以至

這是我的命！——跟子沒關係！……媳婦子

是我的命！——外邊軍樂雖然響起來。（未完）

——來了，來了！（迎了出去。）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了，我第四毛大洋。結果真出我意料之外。

——的，到第二段。第一場就是嗎？那晚上使我最

直到第二段。第一場就是嗎？那晚上使我最

苗條，容貌秀麗，說一句話，蘇州式的兒女情

尤其，宛然春風，進門時，大家問，吃酒嗎？

喜氣，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忽

說，白流利，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

神氣，第二段，也是一個上品。董國材態度活潑，

真可以說，第一幕，就是說，山東話。誠如何君

的批評，第一幕，就是說，山東話。誠如何君

——作上用功，將來，將來，將來，將來，將來，將

——二小姐，太細長，第二幕裏，像不好，像不好，像

——應飾，劉太太，劉太太，劉太太，劉太太，劉太太

——一口，廣東腔，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

——見他，廣東腔，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

——大的，先生們，怎麼，怎麼，怎麼，怎麼，怎麼，怎

——尚不至於，化裝方面，是化裝方面，是化裝方面

——演劇，演劇，演劇，演劇，演劇，演劇，演劇

——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祝和支大演員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要目如次：